

哈伯瑪斯／認識與旨趣

哈伯瑪斯 著
郭官義、李黎合譯

B505
200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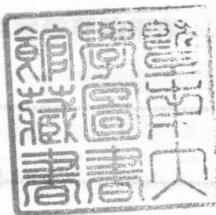
「德」哈伯瑪斯 著
郭官義 李 黎 譯

目錄

哈伯瑪斯

認識與旨趣

致中國讀者	1
譯者前言	3
一、哈伯瑪斯的生平	3
二、哈伯瑪斯的創作	7
三、哈伯瑪斯的認識	11
導言	23
第一章 認識批判的危機	1
第一節 黑格爾的康德批判：認識論的極端化或揚棄	4
第二節 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的批判：通過社會勞動的綜合	20
第三節 作為社會理論的現象學觀念	37



風雲論壇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會學叢書 19

哈伯瑪斯－認識與旨趣

作者／「德」尤爾根·哈伯瑪斯

譯者／郭官義、李黎

發行所／風雲論壇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杭州南路二段15號5樓

電話：2396-0261

傳真：2391-3712

法律顧問／葛苗華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200號902室

電話：2511-7104

印刷所／容大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2961-6959

西元2001年7月初版

定價／400元

劃撥帳戶／風雲論壇出版社有限公司

劃撥帳號／1952-0505

本書獲得上海學林出版社授權出版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哈伯瑪斯：認識與旨趣 / 哈伯瑪斯著；郭官

義，李黎譯。—— 臺北市：風雲論壇，

2001「民90」

面；公分。——（社會學叢書；19）

ISBN 957-0146-18-1（平裝）

1. 社會學 — 哲學，原理

540.2

90010549

2028
88002

著 沈鳳仙合 上 謝
譯 蔡 李 鼎 官 曉

獻給難忘懷的朋友
維爾弗特·柏爾克班
(Wilfried Bergbahn, 1930-1964)



風雲集出社出版

致中國讀者

出版社和我尊敬的譯者要我為《認識與旨趣》一書中文版寫幾句話。我在這本書中闡述的思想，是在幾乎三十年前寫下的。這本書的第一版恰恰是在二十五年前。在此期間共印了十四版。一個作者只能像一位觀察者那樣，從這一歷史間隔中來回顧自己的著作。當黑格爾在其晚年，在同樣是二十五年之後，為《精神現象學》的再版作準備時，想必他也懷著這種類似的情感。對此，他寫道：“涉及到撰寫時的年代，我不改動早先具有獨特性的著作。”

拙著當然不能同這一世紀之作相類比。但是，從另一方面看，《精神現象學》卻構成了【我這部論著的】^(註1)一個基準點。因為當時，“實證主義論戰”在德國剛結束不久，我把黑格爾的“反思經驗”當作用唯物主義進行科學批判的典範。總之，【黑格爾的】這個【反思經驗】模式，激勵我去進行重新構建實證主義的科學理解的史前史的嘗試，以致於能夠在這條道路上對自己尚不明確的假想展開反思，進而形成社會批判理論的恰如其分的自我理解。這裏涉及到給以批判手段的社會學奠定基礎

^(註1) 爲了彌補德文和中文在語意與習慣上的差距，我們在譯文中有時增添些字句，凡屬增添的字句，我們都用【】來表明。下同。——譯者注

和進行認識論的辯護的問題。儘管我在這方面不再像當年那樣堅信認識論所發揮的關鍵性作用，以及從那時以來沒有再談論社會科學的邏輯問題，我仍堅持我在《認識與旨趣》一書中，特別是在以學習的態度同皮爾斯、狄爾泰和弗洛伊德的著作的辯論中所獲取的認識。我後來撰寫的《交往活動的理論》，就是從這些用交往理論對實證主義、解釋學和心理分析所作的思考中產生的。《認識與旨趣》這本書的優點是一氣呵成，渾然一體。現在，這本書用中文同具有完全不同經驗背景的廣大讀者見面，對我來說是一種特殊滿足。我要感謝我的同事郭先生為翻譯這本書所付出的辛勞。

尤爾根·哈伯瑪斯

1993年11月23日於法蘭克福/美茵河畔

譯者前言

一·哈伯瑪斯的生平

尤爾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是本世紀 60 年代初，在聯邦德國文化科學界嶄露頭角的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今天他仍被公認為“批判理論”和新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不僅在哲學、社會學、政治學、語言哲學、解釋學、歷史科學、心理學等領域中有著深厚的造詣，而且還是這些學科中這一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聯邦德國“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中起著重要作用”的“最有成就的鼓動家”（註 1）；他的社會哲學理論不僅在聯邦德國青年學生中生過巨大影響，被稱“聯邦德國思想威力最強大的哲學家”（註 2），而且對某些西方國家的哲學界和社會學界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英國社會學家約翰·雷克斯認，哈伯瑪斯的造詣之深可與黑格爾相媲美；彼得·威爾比(Peter Wilby)則直接稱哈伯瑪斯是當代的黑格爾和後工業革命的最偉大的哲學家（註 3）。正是由於他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中的貢獻和巨大影響，1974 年，他榮獲聯邦德國斯圖加特市的黑格爾獎金；1976 年，聯邦德國達爾姆斯達特市德

國語言和文學科學院授予他弗洛伊德科學散文獎；1980年，榮獲法蘭克福阿多爾諾獎金；1980年，美國社會科學院授予他法學榮譽博士稱號；1981年，匈牙利科學院授予他榮譽院士稱號。

哈伯瑪斯出生於1929年6月18日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一個小市鎮——古瑪斯巴赫的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祖父是一位神學院院長；父親是當地工商聯合會會長。這樣一個家庭，用哈伯瑪斯的話來說，在當時的社會裏並不引人注目，它對當時社會狀況的態度總的說來是順從，是一種隨遇而安的態度。

1933年，希特勒上臺時，哈伯瑪斯剛4歲。他的青少年時代，是在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及其發動的野蠻和殘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度過的。但是，哈伯瑪斯那時對於法西斯在德國本土以及在其他許多國家犯下的累累罪行並不關心和瞭解。

1945年，法西斯德國投降時，哈伯瑪斯正好16歲。他在回憶這段經歷時曾談到：那時，我從廣播上聽到的紐倫堡國際法庭對德國戰爭販子們的審判中，從電視上看到的揭露希特勒匪徒在集中營裏的暴虐行爲中，才知道了所發生的一切。這段經歷對我們這一代人是如此重要，以至於決定了我們後來的思想（註4）。這段經歷促進了他的政治意識的萌發。他開始對法西斯的本質有了初步的認識，也就是說，他開始認識到，他曾經生活於其中的社會制度是一種罪惡的社會制度。因此，他爲德國從法西斯統治下解放出來開始新的生活而興高采烈，內心感到這一重大轉折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成就。這種認識決定了他後來的哲學和政治社會學的基本態度。

1945年法西斯的垮臺，對於德國人民來說是一次思想解放。從前被查禁和被付之一炬的書籍，又重新出現在社會上。這些書籍像一塊巨大

的磁石吸引著哈伯瑪斯，促使他懷著幼稚的好奇旨趣在家鄉的小鎮圖書館裏閱讀著他能夠接觸到的多種書籍；他也如饑似渴地在德國共黨開辦的書店裏閱讀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註5）。

1949年，哈伯瑪斯進入哥廷根大學學習哲學、心理學、歷史、德國文學和經濟學。這年9月，阿登納領導的第一屆聯邦政府成立。然而，這個政府竟允許它的內閣成員中有堅持納粹思想的人。這件事使哈伯瑪斯對這個政府是不是民主政府，以及到底能否同納粹思想徹底決裂生了懷疑。這件事同時也加深了他對實行社會民主和為此而進行鬥爭的認識。哈伯瑪斯當時的這種認識只不過是一種厭戰的和平主義者的自發的感性認識。所以，在學習哲學的初期，他曾認為哲學同政治是沒有相互依賴關係的。1953年，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只字未改地發表了他1935年在弗賴堡大學任教時所作的報告《形而上學引論》（註6）。海德格爾的這一舉動使哈伯瑪斯深為震驚。這使他開始認識到：哲學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除非哲學對人們生活於其中的多種政治事件置之不理。這是哈伯瑪斯反對納粹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1953年，哈伯瑪斯由蘇黎士大學轉入波恩大學學習。在這裏，他第一次讀到了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盧卡奇在書中所闡述的物化理論以及其他多種觀點，都使他激動不已。他在回憶這一時期的閱讀情況時說，羅維特(Karl Lwith)（註7）和盧卡奇是他學習和研究青年馬克思著作的引路人。

1955年，他到法蘭克福，進入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領導的“社會研究所”。他在回憶這一時期的情況時說：法蘭克福學派老一輩代表人物針對現代社會發展闡述的辯證理論，以及他們從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出發所闡明的思想，使他感到新奇。

同時，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的物化學說，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問題進行分析的方法，開闊了他的視野，對他後來的理論發展曾產生了推動作用。可以說，他從這個時期開始，把哲學旨趣同對實際政治旨趣結合了起來，並隨之對現實政治產生了愈來愈濃厚的旨趣（註 8）。

1961 年，他的教授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在馬堡大學沃爾夫岡·阿本特歐特教授(Wolfgang Abendroth)（註 9）這裏獲得了通過。從這一年起一直到 1964 年，哈伯瑪斯作副教授執教于海德堡大學，同年下半年，他來到法蘭克福大學任哲學和社會學教授，直到 1971 年。60 年代中期，哈伯瑪斯發表的許多政論性文章在青年學生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加上他經常向學生講演，同他們一起討論，回答他們所關心的問題，因而深受學生的歡迎和愛戴，講堂內總是座無虛席。他的思想和理論成了 1968 年學生抗議運動的精神力量。在這個運動初期，哈伯瑪斯是同情和支援學生的：“當‘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合會’的領導人被德國社會民主黨除時，我同阿本特歐特等幾位教授一起，成立了社會主義聯合會。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成了‘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合會’的一個老年戰鬥隊”。（註 10）但是，不久他就同激進的學生運動發生了分歧。其根本原因是雙方對聯邦德國當時形勢的不同估計和分析。在左派學生領導人看來，工人運動的時代又到來了，革命爆發即在眼前。因此對聯邦德國議會中的某些法西斯化的趨勢，能夠並且必須採取革命的暴力行動。於是，學生運動在“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合會”的領導下，規模愈來愈大，鬥爭愈來愈激烈。他們舉行遊行示威，沖課堂，向教授們扔臭雞蛋和番茄；學生聯合會還計劃召開包括中學生在內的學生會議，並在整個德國舉行遊行示威，直至到已由警察佔領著的大學舉行示威，佔領大學院系和一些研究機構。儘管哈伯瑪斯認為，聯邦德國的政治生活中存在著不民主、不自由的現象，但這個社會制度總起來說，是比較優越的，政治、經濟的形勢也是穩定的（註 11）。因此對於議會中存在的

民主現象，只能採取有說服力的分析或啓蒙形式來解決，而不能使用暴力。他指責學生們的過激行動，甚至公開譴責他們是“左派法西斯”（註 12）。而學生領導人則宣稱哈伯瑪斯是“文化革命的叛徒”。1968 年 12 月，左派學生奪了他的權——佔領了他當時領導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近 10 天。雙方衝突甚至到了無法調和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哈伯瑪斯於 1971 年終於離開了法蘭克福，到慕尼黑市郊的斯塔恩貝格，擔任馬克斯·普朗克學會（註 13）科學和技術世界生活條件研究所所長和這個學會的學部委員。

在普朗克學會任職期間，他常因人事和行政工作中的問題同科學和技術世界生活條件研究所的另一位領導人卡爾·弗利德利希·魏茨澤克 (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 齟齬不斷，於 1981 年 4 月辭去該研究所所長職務，到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的社會科學研究所致力於他的研究工作。1983 年，他重新回到法蘭克福大學任哲學和社會學教授，直至 1994 年退休。

二、哈伯瑪斯的創作

哈伯瑪斯是位多產作家。從他開始學術生涯的 60 年代初起，到今天的近 40 年裏，他發表的著作有 30 多部。

哈伯瑪斯的哲學和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一，60 年代初到 1968 年他與學生運動徹底決裂；二，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三，80 年代初，特別是他重新回到法蘭克福大學任教至今。當然，

這三個階段的界線並非一目了然；他的學術思想是相互連接和交叉發展的。

第一階段的特徵是，在法蘭克福學派老一輩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等人的思想影響下，抱著濃厚的政治旨趣，把哲學旨趣和對現實政治的旨趣結合在一起，用批判的眼光揭示、分析和抨擊他所看到的各種不良的社會現象和事物。因而，他這個階段的著作對青年學生生了廣泛的影響。

他喚起人們，特別是青年人對當時德國政治生活中的不民主和不自由現象及其危險發展趨勢的關注，他在其成名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熱情讚揚 17 世紀英國和 18 世紀法國資階級革命時期的法律制度和輿論制度所起的政治功能以及其所依賴的自由和理性原則，並明確指出：19 世紀下半葉以後，公民的喉舌——報紙和大眾宣傳工具，逐漸被少數人，被社會團體、政黨，最後被國家所掌握和壟斷，成了它們的利益服務的工具；公民失去了自由發表意見的媒介物，從而也喪失了他們過去享有的一切權利。他們原來在政治上發揮的作用，現在被以集體利益幌子，實際上是少數人謀利益的社會團體和政黨所代替；原來他們手中的工具，現在倒過來成了政黨的工具。公民裁決愈來愈成了行政裁決，並且，行政裁決對於公民來說，越來越成了看不見的東西和不能批評的東西。有時國家也把公共吸引到它的權力管理之中，但這往往只是了達到政權叫好的目的。勞動者能夠作出的決斷，是在官方經濟決策機關和政治裁決機關的影響下做出的。而政府之所以對勞動者感旨趣，是因政治權力的貫徹還依賴於他們的選票，其目的是加強這個政黨或那個政黨在選舉中的地位，它們根本不理睬群眾在政治上的成熟性（註 15）。曾經具有批評權利的公共，現在成了被愚弄的公民；政黨召開的群眾大會也只是一種宣傳活動，參加大會的群眾也只能扮演一種沒有報酬的跑龍套

的角色（註 16），這一階段的主要著作還有：《大學生與政治》、《理論與實踐》、《認識與旨趣》和《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

第二階段的特點，按照聯邦德國一些評論家的說法，政治上屬倒退，理論上是悲觀失望，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某些基本原理，他生活於其中的那個社會制度的合法性作論證（註 17）。這在他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論述中表述得甚明顯。

哈伯瑪斯本人則認為，自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質的變化。它不再是馬克思所分析的古典的、具有破壞性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進入了由“國家管理的晚期資本主義階段”。由於這種變化，人們不應該採取“教條主義”的態度去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基本範疇，而應根據情況重新考慮，對它們作出新的解釋。他認為，他的這種態度是“對待一種從某種方面需要修正，但它的鼓舞人的潛力永遠沒有枯竭的理論的正常態度”（註 18）。所以，他在分析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狀況之後指出，在這個社會裏，由於科學技術直接運用於生產，從而大幅度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科技進步實際上決定著生產的發展和經濟的增長，已經成了“第一位的生產力”，成了“獨立的變數”和“獨立的剩餘價值來源”，“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得出的剩餘價值來源——直接生產者的勞動愈來愈不重要”，“運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的條件不存在了”（註 19）。在此基礎上，他對馬克思的階級、階級鬥爭學說、基礎和上層建築學說，重新作了解釋。他在論述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問題時，對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理論也作了新的解釋。

在他看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裏，雖然經濟危機仍然發生，但是這種危機可以通過國家干預加以控制；發展所遇到的干擾可以採取行政手

段加以排除，還可以越過政治系統放到社會和

文化系統中得到解決（註 20）。

他這個時期的主要著作有：《晚期資本主義中的合法性問題》（1973 年）、《論重建歷史唯物主義》（1976 年）、《交往行動的理論》（1981），等等。

80 年代後，特別是從 1983 年重新回到法蘭克福大學任教，直到 1994 年退休至今，可以說是他進一步擴大和發展他的社會哲學理論體系的階段。在這個階段裏，關心人的道德意識發展和人與人的正常關係的建立，或者說，社會穩定問題，是這一階段的一個重要論題。

他強調人們行為的協調應以共同的規範為基礎；而共同的規範是由人的統一認識促成的。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就是對話。對話應以相互諒解為目的，而不能以追求自己取得成果為目的；抱著這種目的的人，是不會開誠佈公地同他的夥伴進行誠實對話的，是不會同對方進行協調行動的，因此也就無法同對方建立起和諧的關係（註 21）。

“相互諒解就是親善”（註 22）。“每個人對他人應懷著普遍的、團結互助的責任心……團結他人，即把他人視作我們中的一分子，是我們共同體中每個人的責任。有道德的共同體，僅僅是通過剷除歧視人和給人帶來痛苦的消極觀念，以及把那些處於邊緣狀態的人包容在相互關懷中建立起來的……包容他人，不是把他人融入自身，更不是排斥他人。沒有差別地尊重每個人，也應該是尊重另一個國家的人或是有自身差異的不同民族的人”（註 23）。

這一階段的代表作還有：《道德意識與交往行動》（1983 年）、《現代哲學對話》（1985 年）、《一種清算災難的形式》（1987 年）、《後形而上學

思維》(1988 年)、《追補的革命》(1990 年)、《作為未來的過去》(1991 年)、《事實與價值》(1992 年)、《對話倫理學解說》(1992 年)、《包容他人》(1996 年)等。

三、哈伯瑪斯的認識與旨趣理論框架

《認識與旨趣》是哈伯瑪斯專門論述認識論問題的一本重要哲學專著。它的基本論點首先見諸於 1965 年 6 月他到法蘭克福大學任教授職務時發表的題“認識與旨趣”的演講(以下簡稱“演講”)。在此後的三年裏，他結合在海德堡大學講授的課題：實證主義、實用主義、歷史主義和他對弗洛伊德著作的研究，寫成了這部專著。

1968 年，這部專著問世後，在德國以及歐美一些國家的哲學社會科學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很快被譯為英、法、俄、日、南斯拉夫和波蘭文，並在讀者中產生了強烈反響。到 1995 年止，該書在德國再版 14 次，成了一本常銷不衰的書。

認識論問題，是近代哲學論爭的一個中心問題。哈伯瑪斯認為，這個問題說到底就是怎樣才能有可靠的認識這麼一個問題。他在該書中正是抓住了這個長期爭論的問題，從思想史的角度，對認識論進行了歷史的考察。

他認為，康德提出的先驗邏輯問題，使認識論有了起點，使其形成為一個獨特的領域。但由於康德的認識批判把科學作為一種可能認識的基礎，揭示的是反思的先驗範疇，因而他的先驗哲學的前提和假設沒有能經得住黑格爾對它的批判。黑格爾對康德的批判，使認識論前進了一

步。在黑格爾看來，先驗的反思不是絕對的開始，而是依賴於某種先已存在的東西，因為任何形式的認識都只能形成於一個綜合的過程，而這一過程是借助於語言、勞動和統治（人的相互作用）完成的。然而，黑格爾強調的絕對知識和絕對精神哲學，“削弱了黑格爾批判康德的力量”（註 24），否認了認識批判的反思的合法性，從而取消了認識論。“同一性哲學的基本假設……妨礙了黑格爾明確地把認識批判貫徹到底”（註 25）。

哈伯瑪斯讚賞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和在這個基礎上提出的有關理論，即人的認識不是通過絕對精神的自我運動，而是在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認識的主體既不是先驗的自我，也不是絕對精神，而是有驅體的、能勞動的主體。這個主體認識世界的能力是在向自然界以及其他人的、不斷變換形式的交往中積累起來的。哈伯瑪斯認為，馬克思的這一理論開闢了一條對認識的主體進行反思的道路。這條道路既避免了康德的先驗批判的個體的和非歷史的侷限性，使康德提出的認識的主體的綜合僅僅成了人的感性活動的蒼白無力的反思，又避免了黑格爾的同一性哲學的唯心主義的極端性。（註 26）然而，哈伯瑪斯又同時認為“在馬克思的闡述中，儘管包含著構成徹底認識批判的一切要素，但馬克思並沒有把它們綜合在一起，構成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註 27）。“馬克思……沒有用認識論的觀點來構想可以用唯物主義來理解的類的歷史”。（註 28）

哈伯瑪斯明確提出，自 19 世紀中葉以後，認識論已被知識學所代替，因此，他以專門的篇章批判了孔德和馬赫的實證主義。指出，實證主義的觀點否認哲學反思的價值，它不再研究認識的條件和意義，用現代科學的事實代替認識論，並試圖用唯科學論的知識學來代替認識批判的反思，其後果則是排除了科學對自身的反思，也排除了人們對社會科

學現象進行自我反思的研究，妨礙了人們用一種對社會分析來說是恰當的方式去研究人的行爲。

他在論述皮爾士的實用主義和狄爾泰的歷史主義的解釋學時，指出了他們在認識論上的貢獻和問題。他認為，這兩位思想家對科學都作了徹底的自我反思，但卻都是錯誤的反思。因他們都受到了實證主義的束縛，所以也就沒有能實現他們自己所開創的克服實證主義的可能性。他寫道：“皮爾士和狄爾泰都觸及到了認識的旨趣基礎。但都沒有對這種基礎本身加以反思。他們未能形成指導認識的旨趣的概念，也沒有真正理解這個概念所追求的東西。他們誠然從生活聯繫中分析了研究邏輯的基礎，但是，似乎都只是在一個他們所不熟悉的範圍內，即在作為形成過程來理解的類的歷史概念內，把經驗分析科學和解釋學的基本方向當作指導認識的旨趣……因為皮爾士和狄爾泰沒有把他們的方法理解為科學的自我反思（科學就是自我反思），所以他們沒有得出認識和旨趣的統一觀”。（註 29）哈伯瑪斯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認識的旨趣這一概念，並以這一概念出發點進一步分析了認識與旨趣在自然科學中和精神科學中的聯繫，揭示了被實證主義丟棄了的認識論的反思維度。

那麼，哈伯瑪斯所理解的認識和旨趣的含義是什麼？他是如何構建他的認識論的框架的呢？

哈伯瑪斯認為，認識既不是生物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的一種單純的工具，又不是純粹的理性生物的一種活動，而是一個具有強烈社會性的特殊的範疇。它是人類維持自身生存的工具和創造新生活的手段。它是主體（人）借助於工具活動和交往活動，在使用技術佔有自然的進程中，在把握人的共性的進程中完成的。人類離開了對自然界，對人際關係的不斷的新的認識，就無法存在下去。因此，在哈伯瑪斯看來，徹底的認